

## 赌城拉斯维加斯随想



□蔡志明

去年北美股市整体走好，道琼斯和纳斯达克指数在年末的几个月里显得牛气十足。一直在股市里混饭吃的我，自然也有不俗的成绩。回首看去，这也是第十个年头投资账户收在赢盘上。给自己打工的人，没有老板的年终奖可期盼，但咱也不能亏待了自己——老规矩：看世界去！

来北美十多年了，跑的地方也不算少，惟独一个地方一直没去过，就是赌城拉斯维加斯。按说像我们这些喜欢在金融市场里与钱博弈的人，都会乐意跑那儿去玩一把的，可我为什么以前就没那兴致呢？这样一想，觉得好奇又有意思，于是在年底没等股市收市就带着太太直奔那儿渡假去了。

拉斯维加斯是很值得一去的，这是我站在那条号称赌城之最的strip大街上的感叹。两旁一个个气派精致造型

各异的豪华大赌场，简直就是浮华世界的一个缩影。PARIS里面几可乱真的蓝天白云天幕下，形形色色的博彩器具在发出它诱惑的叮咚声；MONTE CARLO 广场前著名的大发，夜色中伴着音乐冲出七彩的缤纷；而 BALLY 晚上那场 25 年来不曾改动的激情艳舞让我感觉一年来的辛劳都有了安慰……

但拉斯维加斯又是不值得沉浸其中的——至少我这样认为。我不习惯空中都能嗅到的那种不加掩饰地追逐金钱的气息，也很迷惑牌桌前人们因贪婪和沮丧而变化莫测的表情。我自认是对数字很敏感的人，但面对那些五花八门的博彩设计，我竟发现自己找不到感觉。

人们常无意中把买股票和赌博混为一谈。几年前股市大泡沫时我认识几个赶浪潮的朋友，交谈中常和我提起以往在赌场的事，而他们买股票的方式颇让我感到有点像下注的味道：买单一的股票且博

得很大。后来大浪淘沙，股市里也没了他们的踪影。现在周围几个算是一起在市场里混了几年的股友，还真没听说谁是喜欢往赌场跑的。为什么呢？在去赌城的飞机上，我带了本介绍博彩业的书，其中有关各类赌博游戏胜率的描述引起我很大的兴趣，比如讲“角子机”的胜率是最低的，10%左右；而有些赌牌像“二十一点”胜率较高可能接近 30%。但庄家胜率最低的也在 65% 以上。对任何一个稍有常识的投资者来说，这都是一个不公平也不敢碰的游戏，因为这是一个庄家在玩的游戏，是一个从开始就注定你没有什么机会只能撞一下运气的游戏。做股票的朋友都知道，股市里投资和投机的界限有时是很难分清的。我自认在操作中也颇擅长投机，但在我做任何一次投机交易前，对公司业绩、行业趋势及股价波动等都会做基本面的分析。也就是说，我在投机行为之先是具有一定几率测算的，是自己作出判断后主动出击的。但在拉斯维加斯，有谁能告诉我

这投机的几率是多少？玩股票的人血液里或多或少都有些搏性的性情，然而面对一个你浑然没有把握的东西，我觉得你连投机的份儿都没有，只剩下赌了！在金融市场里我也算得上是小小玩家，但对赌博：对不起，我不陪你玩儿。

还有一个是关于道德思考的问题。拉斯维加斯很多大赌场都是属于上市公司的，像华尔街有名的博彩娱乐公司 MGM MIRAGE 就拥有赌城好几家著名的豪华赌场。去年美国股市表现亮丽的行业之一就是博彩公司，许多相关股票的股价都翻了倍。这几天加拿大一个专营网上赌博的公司宣布业务跨入东亚，股价随即噌噌地向上升。我进投资市场十年来，从不去碰这类股票，即使知道它是市场正在追捧的热点。因为我不赞同它的经营理念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曾因沉溺赌博结果把好端端的一个餐馆输没了。就像我很早就知道美国烟草公司 PHILIP MORRIS 是个质地很好的股票，前几年陷在诉讼纠纷时股

价曾显露出极好的投资价值，但我坚持不买它，同样因为我认定它的烟草产品是对社会有损害的。我是一个投资者，但我也有的道德思考，而且我觉得是可以把我的思考带入我的投资行为中去的。你可能以为我是投资市场里的异类，我也在与许多人的讨论中听到一种普遍性的意见：既然是投资赚钱，自当是哪里有机会有钱挣就往哪里去，其它的不必考虑那么多。但现在北美投资市场确实出现了某种另类的声音：一些颇有规模的投资基金，如政府公务员退休基金，其基金经理公开宣称他们不被授权投资烟酒、赌博和军火工业的公司股票，甚至有些基金给自己冠名为社会责任基金。你说新鲜吗？至少让我就不再感觉孤单了，也让我知道，作为一个想在股市里赚钱的人，也是可以有所坚持的。

拉斯维加斯的游程结束了，我打点起这些在喧哗中而来的随想，对自己说：新的一年，该是踏踏实实面对我的股市的时候了。

## 什么人一年挣十万

□宗学哲



业，职业经理人的收入越高。职业经理人的薪酬是呈金字塔形分布的，处在塔尖上的人薪酬多集中在百万左右，而处在塔底的一些小企业经理人的年薪只比普通打工者高一两倍，十万元薪则是处于塔身的多数经理人的平均收入。

### “智慧”从业者

在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里，“朝九晚五”已不是唯一的谋生方式，有一群不用上班，在家动动笔杆，转转脑子，收发几封电子邮件就能挣得盆满钵满的人。

十万元薪对于他们是个底价，我们估

### 母爱无防

□亮仔陈

前不久，邻居张大妈被人以兑美元急用为名，用秘鲁币骗去几千元。我担心哪天母亲也会重蹈覆辙。现在的骗子太厉害了，而且专找老年人下手。于是我跟母亲约法三章：小便宜不能占，天上不会掉馅饼；不要轻易相信别人，遇事先打问号，三思而后行；涉及钱财的事情，先咨询一下儿女。母亲说，你放心好了，我才不会上当受骗。为了检验一下母亲的革命警惕性，我决定试试她。

第一次，我找了一位朋友假装上门推销长途电话卡。我们家经常打长途，母亲用得着。结果，别说推销电话卡了，母亲连门都没让他进，隔着铁栅栏就将他打发了。看来，警惕性不错。

第二次，我让朋友打我们家电话。母亲一接电话，朋友就说，“恭喜您，您的电话号码在参加香港环球公司的抽奖中，获得一等奖，奖品是一辆价值 20 万元的轿车。”母亲问，“什么牌子的车呀？”听得我心里一紧，心想母亲怕是经不住诱惑，开始上当了？朋友告诉她，“中的是一辆帕萨特。”母亲说，“是不是让我先交个人所得税，再交保管费、燃油费？小伙子，这招儿已经不新鲜了，报纸、电视上天天都有。我看哪，你也别再骗人了，小心被公安局抓到判你个十年八年。”我这才松了一口气，母亲的警惕性果然挺高，不光是不占小便宜，在大便宜面前也能意志坚定。

正当我准备放弃测试的时候，朋友说，我来帮你最后试一次。于是，他趁我出差的时候打电话给我母亲，说我在外面被车撞了，流了很多血，情况危急，需要紧急输血，让她寄五千块钱过去，并给了她一个银行账号。没多久，朋友就给我打来电话，告诉我一个“噩耗”：“你妈上当了，钱已到账。不是五千，是一万。还问你在哪家医院，我让她等电话。”

我气得不行，马上打电话回家，母亲焦急地“喂”了一声，我劈头盖脸地说，“您是不是老糊涂了？还声称自己绝不会上当，连这么简单的骗局都识别不了。是不是随便什么人给您打电话说我被车撞了，您都得给他钱？”

电话那头，母亲的声音有些哽咽，又有几分惊喜，“亮仔，你……没事啊？谢天谢地！”我说，“谢什么？您上当了还不知道？怎么不事先打个电话问我？”

“那人说你被车撞了，急需抢救。我想，你都那样儿了还能接电话？只要你没事，比什么都好，妈妈上当也心甘……”

我张嘴还想说点什么，突然发觉喉咙有些发哽。

■财富漫谈

## 当海洋变成红色之时

□张晓晖

指数天天涨，股价节节高，咱们老百姓，今儿个真高兴！想起了朱自清先生的《春》，模仿朱先生的文笔诌几句吧，很有趣的：

“牛市来了，股指的脚步快了，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，欣欣然张开了眼，前景朗润起来了，股价涨起来了，绿了几年的大盘，红起来了……”

“股民渐渐地从家里走出来，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，上几回网，打几个电话，做几次短线，市，红火火的，心，闹腾腾的……”

“上市股票渐渐多了，开户的股民也多了，大家都舒活舒活筋骨，抖擞抖擞精神，忙活着做自己的票儿去了，一年之际在于春呀……”

说起来，市场早已不是朱自清先生的《春》了，而是火辣辣的夏天。人们三天两头呼朋引类吃饭，因为赚了钱；不少女孩子在网上订购商品，托人从香港带化妆品、手表、首饰，因为赚了钱；从不涉足股票的朋友也要开户买股票、买基金，因为，看到别人赚了钱。

网上说，很多地方出现了“网络堵、电话堵、营业部更堵”的三堵现象，十个交易日开户一百二十九万，一半是基金户，一半是股票户，就像今天咕嘟嘟烧开水了的股市，一半是海水，一半是火焰。

某经济学家鼓吹中国正处于五千年来的又一盛世，预言上证指数两年内见到 6000 点；分析师则历数中国百亿元股；小股民没有那么高的理论水平，但也发明了几句俏皮话儿：

“赚了钱，买两只鲍鱼，吃一只，扔一只；买两袋豆浆，喝一袋，倒一袋；买两件西服，穿一件，烧一件；买两辆汽车，开一辆，后面拉一辆……”

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笑，股民在笑，赚了钱；券商在笑，赢利了；税务在笑，收税了；卖报纸的老头儿在笑，销量大了；比邻营业部的饭馆在笑，上座儿了。

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笑，挖金子的，卖铲子的，卖水的……

这时候冷静下来，来上一把忆苦思甜，倒是很有意思的。记得大盘跌到千点附近的时候么？当时市场上哀鸿遍野，网上一片牢骚愤怒，“做什么别做股民”，“远离毒品，远离股市”，“千万别告诉人家你是股民……”

那时业内有个笑话儿：做官的、经商的、干证券的、卖药的几个朋友一起吃饭，说好了 AA 制，但听说其中一位是干证券的，大家马上同情地说，饭钱我们仨出吧，不用你掏了……

四年熊市跌到千点，如何发泄

一腔的怒火呢？大骂“赌场论”、“千点论”的始作俑者，那时候很时髦，只要这样一骂，立刻招来一片喝彩！大有仗义执言，为民请命的味道。但回想起来，千点论一语成谶，所言不虚；赌场论即便有偏颇之处，但看看庄家灰飞烟灭，股价如断了线的风筝，大鳄们原形毕露，烂账暴露出冰山一角，某某潜逃国外，某某人间蒸发，某某身陷囹圄，赌场论也不全错吧？哪位敢说当时的股市一点不像赌场？

现在想起来，往事如昨，不同的只是指数顶到了走势图的“右上角”。

就在那个股民都嫌寒碜的时候，先知先觉的资金已经悄然入场了。等到股民相信“老熊”真已离去的时候，指数已经到 1600 点了；等到基民开始申购基金的时候，指数已经到 2000 点了；等到越来越多的人都相信大牛市来了，排着队开户，想当个股民或者基民的时候，指数已经到 2500 点了。说句玩笑话，等到“白板”想着“发财”的时候，高手都等着和牌了。

指数走到这个位置上，话语权已经牢牢地掌握在多方手里，有关方面不大敢吹冷风，一旦倒栽葱下去，不好办，只能慢慢泻火；经济学家说话更慎重，唱空吧，一旦错了，让人家笑话；如果对了，更是听取骂声一片，千点论、赌场论的前车之鉴，自然是后事之师；券商唱空，客户不爱听，收入也下去了，受累不讨好。岂不知，一旦客户套牢，大部分人决不会割肉，又何来成交量？

相信谁都喜欢赚钱，谁都喜欢牛市，但牛市要走得稳，走得从容健康才好。就像发展，一定要可持续，不能光图快，弄得涸泽而渔，焚林而猎，不能采取断子绝孙的发展模式。

股市也如此，牛市赚谁的钱？一是赚昨天低位割肉者的钱，二是赚明天高位套牢者的钱，如果把明天的投资者套得太高，就麻烦了。

记得读过一本书，《蓝海战略》，竞争过度激烈的领域就像红海，鱼类彼此撕咬，鲜血把海域都染红了。聪明的企业会去寻找蓝色的海域，那里没有激烈的竞争，可以迅速获得丰厚的利润。但一定要快，因为不久，大量的鱼群会游过来。现在的市场是不是很像红海？聪明人应该去寻找蓝海——股市里也同样有蓝海，蓝海的利润大、风险小。

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。古今中外，不管是金发碧眼还是黑头发黄皮肤，大家的牛市都是一样的疯狂，大家的熊市都是一样的沮丧，但有一点是永远不变的：

有吃饭的，就一定有买单的。

## 暴富典型



□文/蓝月 图/许青天

前不久，某县在暴富村召开了一个观摩会，表彰该村党支部一班人在带领全村人致富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。我作为报社记者参加了这次活动。会上，县领导介绍了该村一个带领群众致富的典型家庭——村党支部书记，表扬他全家五口人都在带头致富：本人长年带领一帮人搞贩运，夫人搞婚姻介绍所，刚满四十岁的儿子也在做小本生意，支书的老母亲经营娱乐场所，更绝的是老父亲居然搞了一个跨国公司。

值得检讨的是，那天我喝了一点酒，采访时忘了询问一些细节，回来后被主任臭骂了一顿。第二天连忙去原村找人采访，补充细节。

谁知到那里一看，支书家的大门

已被公安局贴了封条，问村里人是怎么回事，没人肯说。到邻村一问，我惊得目瞪口呆：支书一家人都涉嫌犯罪，全被公安局带走了。支书本人带领支部一班人，组成了一个现代“铁道游击队”，专门扒火车——偷盗各种物资运到各地销赃。支书夫人打着“婚姻介绍所”的幌子，专门诈骗单身男子汉——他们往往是花了数万元“娶”了漂亮“新娘”，而“新娘”没呆几天就飞了。支书的儿子因屡犯校规被学校开除，于是走街串巷兜售黄碟。支书的老母亲经营赌场抽头。老父亲与国外黑势力勾结在一起，以介绍出国打工为诱饵，把年轻妇女骗到国外，强迫她们卖淫。真是活见鬼！一夜之间，好端端的典型就成了坏的了！但愿我以前写的许多弘扬主旋律的正面典型不会都变成这样吧。